

猗覺寮雜記

上

來



猗覺寮雜記

右上下兩卷凡四百三十五則故紫微舍人桐鄉朱先生公所記也先生嗜學如渴之須飲飢之須食所謂以圖史文章爲園囿鼓吹者蓋無時不論著在曲江五閭久閉關謝客正流落謫徙力不能多載書人家又非一紙可借索手無挾棲遲僧坊獨俛俛窮經考古砭劑疵病校量草木蟲魚上揮騷雅旁弋史傳證引竺乾龍漢諸章下及瑣錄稗說左掇右劖悉爲吾用識測意見超閱衆甫每一轉語就學者爭先快覩方惕若避謗不肖輕爲人言唯諸郎過庭時得剽聽善惡天定然後始收

拾彙次緒成一編邁與文惠文安兩兄時省覲真陽歲
必過韶踵門內謁先生視如通家子弟引而館之賜之
詩有曰彭蠡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棣華柎鷓鴣鴛鴦
俱爲鳳乳酪醍醐總是酥忽忽五十年仲子軹通守贛
刊此書使爲之序泰山毫芒昔者竊聞之矣文惠句發
明隸釋荅之云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
事目之猗覺寮記他日求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託以
傳永嗚呼孰知不及爲而顧以見屬悲夫慶元三年四
月九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魏郡公番陽洪邁序

猗覺寮雜記卷上

桐鄉 朱 翌 新仲

杜牧之云南軍不袒左邊袂四老安劉是滅劉其意以謂四老輔立太子爲非何不思之甚也惠帝嫡且長爲太子無過卽位之後能守高祖規模亦可謂賢矣安能料其身後漢有呂氏之禍也哉使惠帝不可立張良決不冑從呂后之請又豈冑起四老人哉南軍不袒左袂意謂周勃入北軍時設有不袒者柰何此兒童之見也勃所慮者不得入北軍耳旣入則無事

矣勃之設問必已得北軍之情萬一不左袒必有後
命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牧之可無慮也又元微
之四皓云秦皇轉無道諫者鼎鑊親茅焦脫衣諫先
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
生臥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如何一朝起屈
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顏戚夫人捨大以誅細虬
盤而蠖伸惠帝竟不嗣呂氏禍有因與牧之意同微
之責人太深過於牧之惠帝爲太子無過豈可勸立
戚夫人之子如意哉樂天蒼云先生道甚明夫子猶

或非微之豈不慚耶晉桓元作四皓論示商仲堪亦
微之意仲堪闕之其言極有理

杜云自在嬌鶯恰恰啼說詩以謂恰恰鶯聲也廣韻云
恰恰用心啼爾非其聲也

陳無已平生尊黃魯直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
南豐人或疑之不知曾子固出歐公之門後山受業
南豐此詩乃潁州教授時觀六一堂圖書作爲南豐
先生燒香宜哉

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

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
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不
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事見太官
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

世謂燕子春秋分卽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說
所謂烏衣國者是大不然往往入於深巖穴枯木中
向寒不復出泥塗其身毛羽皆脫至春暖卽生羽飛
去晉郗鑒爲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終無叛者

此可見矣元微之云有鳥有鳥名燕子口中未省無
泥滓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嵌孔裏亦其據也
退之憶昨行驛馬拒地驅頻墮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
地者不容少休之意

永貞行皆順宗時佞文事其言元臣故老不敢語晝臥
涕泣何沈瀾謂高郢鄭珣瑜杜佑輩郎官清要爲世
稱荒郡迫野嗟可矜謂柳子厚謫永州

退之云長安富豪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唯能醉
紅裙雖然一餉樂有如聚飛蚊楞嚴經云一切衆生

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於方寸中鼓發狂鬧
退之雖闢佛然亦觀其書

唐新史以退之自監察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
令皇甫湜爲退之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
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
是請寬民徭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斥爲陽山令
退之赴江陵途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云
云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頭莫肯
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云云適會除御史誠當

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又云僂俛不迴顧
行行詣連州則因論旱貶陽山無疑不知史何據而
云論宮市

魯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
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齊文
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
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采盧郎米
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
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

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可證采字爲是

琴曲有賀若最古淡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或謂賀若弼也考弼之爲人殊不類潛亦無狀小人背烏丸軌之議而軌見誅爭韓擒虎之功至挺刃而出不平楊素爲相而有唯堪啗飯之誚至於富極貴盛家積珍玩不可計妾曳羅綺數百卒以私議大帳爲煬帝所誅余考之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

見涯傳文瑩湘山錄載太宗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
賀若弼所撰其聲音及用指之法古今無以加世亡
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文瑩不深考遂以爲弼而世
因是傳以爲弼也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
時待詔不知何所據據序則是姓賀名若

依稀似曲還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風箏詩也上
句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駢守蜀因
築羅城朝廷疑之知有移命故託風箏以見意後移
渚宮出瑣言

杜云鳳皇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飢張文潛石竹云真竹不結實爾獨豔陽春竹花皆
實豈有時不實如稊稗耶子美以鳳不得食爲可憐
爾

符堅享羣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
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
獻遂擢上第唐張洪靖節度盧龍參佐韋雍輩詬責
將士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銜
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東坡孔毅夫集句云路旁拾得半段鎗何必開鑪鑄矛
戟用之如何在我爾入手當令君喪魄哥舒翰以半
段鎗破吐蕃見本傳

唐人詩多自用名及呼人名與第行皆情實也杜云甫
昔少年日白也詩無敵退之云愈昔從軍大梁下籍
也隴頭瀧之類今皆不然不特不自呼其名若呼人
名則必取大怨怒世道淺促至誠之事掃地矣

退之云我有雙飲醜其銀得朱提漢地里注朱提出銀
師古云提音匙漢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

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爲銀貨師古注
朱音殊提音上支蜀李巖傳巖子豐爲朱提太守注
云蘇林漢書音義云朱音銖提音如蜀人謂七日提
從師古音則提字可入支字韻押

有問唐酒價者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唐酒價見於唐會要正元二年京城
權酒斗百五十比子美時已減其半漢昭時賣酒升
四錢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

古今人以詩名世者用字未嘗無所出杜詩嫩藥商量

細細開商量字出兌卦商兌注子美自謂讀書破萬
卷信矣

唐雷氏琴至今有存者皆至寶也見於文字者惟元微
之小胡笳引注云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
請姜宣彈方知雷蓋蜀人也

李杜詩當時名公皆心服退之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
凌暴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又云
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常恨二人不相從又云李杜
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杜牧之

云李杜泛浩浩又云天外鳳皇誰得髓無人解合續
絃膠韋蘇州亦多稱頌元微之云杜甫天才頗絕倫
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
人又與樂天書云得杜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
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
備乃不及太白何也

荔子漢和帝時取之南海唐天寶取之涪元和中取之
荆南見元微之論海味表太平御覽妃子生於蜀好
荔子南海所生勝蜀每歲飛馳以進則涪不進久矣

文粹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
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度皆從林邑山則唐又取
於廣西

張曲江爲李林甫所忌甚危曲江作歸燕詩贈之云無
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意稍解陳文惠用呂申
公薦入相文惠作新燕詞歌以侑酒云爲誰歸去爲
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燕子一也或以解怨或以感
恩

舞馬旣登牀人皆謂馬舞牀上樂天雜錄云有馬舞者

櫛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躩蹄皆應節是登牀
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唐子西作舞馬行云
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襯步不點泥誤矣魏志陳思
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王世得大宛紫驪馬一匹教令
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以
舞不獨唐也

燕作巢避戊己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艾在其中燕
卽去見白樂天集顧況燕子巢詩序云不以甲乙銜
泥其詩云燕燕子巢綴緝維戊與樂天所言不同

退之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云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
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徬徨我時畱妻子倉卒不及將
退之從董晉辟汴州掌書記晉死退之送喪至洛晉
死八日而汴軍亂殺畱後陸長源判官楊凝等退之
幸而去賢者必陰有護持也

退之寄周循州云陸孟邱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
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四人皆董晉幕
中同官陸長源孟叔度邱頴楊凝退之戒人服丹其
言甚切乃乞丹於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
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
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
亦閑遊多用此事云

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
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旣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
太白云意也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
嶠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獨早芳張方注云大庾嶺上

梅南枝落北枝開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蕊犯寒
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

疾風知勁草後漢王霸傳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子

獨畱疾風知勁草一也南史庾登之子仲遠爲宋明

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

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

二也唐蕭瑀傳太宗曰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

賞之功於昆弟不見容瑀於此時不可以利怵死懼

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三也裴諝傳代宗

幸陝譖挾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
四也李絳傳絳論古今以宦官統師等事憲宗怒絳
謝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
之矣五也近州郡秋試進士有出疾風知勁草詩者
止本蕭瑀傳不知有五事戲表出之效人無陸門本
蛟龍得雲雨有二劉元海傳云晉武用李熹之說以元
海平涼州孔珣曰元海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
方有難爾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吳周瑜傳劉備
借荊州瑜請築館于吳多具美女珍玩以娛其心志

云云今不知出此猥以土地資業之臣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

東坡鑿空閣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桂兔蟾
俗說皆可屏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
影也東坡用此桂兔蟾其來久矣五經通義月中有
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蟾陽也與兔並明陰繫於陽
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虞熹安天論曰俗傳
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
後生東坡故云俗說

退之南山詩每句用或字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鬪而
下五十句皆用或字詩北山之什自或燕燕居息而
下用或字廿有二此其例也

杜詩睥睨登哀柝又連連睥睨侵或從土爲埤埤城上
短牆也華嚴經第十卷注音釋埤音普米反埤音宜
啟反廣韻音婢詣埤埤女牆也見博雅宣十二年守
埤者皆哭注城上僻倪

抱朴子云韓子子冶嘗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生
三駒百三十歲乃死東坡地黃詩云地黃飼老馬可

使光鑑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非樂天語也樂
天用抱朴子事爾吳淑馬賦亦引抱朴之言雜俎亦
云方言以甘草地黃噉五十歲馬生三駒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
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
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
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
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
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

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
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
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郭璞注
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卽此橘也考二事
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惠
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浙江之濤自古以爲子胥餘怒蓋俗說也雖退之作詩
未免用俗送惠師云回臨浙江濤屹起高峩岷壯士
死不息千年如隔辰

退之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
吾軍不能文而能書者多矣未有不識字而能書者
洪駒父詩話天棘事了不可解問魯直魯直亦不解問
王仲至仲至云非烟非霧自一種物出異書然夢青
絲何謂也疑夢乃蔓字傳寫誤余按本草天門冬亦
名顛棘春生藤蔓如絲杉而細正與詩合天門冬一
名顛棘故有天棘之稱藤蔓細於絲杉故有蔓青絲
之語子美以對江蓮搖白羽決是當時所見顧有以
非烟非霧爲對耶改蔓爲夢尤穿鑿

元都壇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穿鑿者
云王母禽也尾如旗昔遊詩云王喬下天壇微月映
皓鶴又將以王喬爲禽乎王母王喬皆仙人也其言
仙人降於壇爾何必以禽對禽然後爲屬對精切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爾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皇
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幸
蜀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絕
句詩今不復有歌詩者淫聲日盛閭巷猥褻之談肆
言於內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爲非可怪也

淇澳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篇竹也疏云郭
璞曰似小藜赤節好生道旁可食寇恂傳云伐淇園
之竹爲矢百萬考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爲矢者綠言
其色耳何至以綠爲王芻竹爲篇竹乎以綠竹之盛
比衛武之美有何不可乃取道旁小藜乎竹竿亦衛
詩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卽淇澳也取淇竹爲釣
竿與伐以爲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杜詩云黃鳥時兼白鳥飛黃鳥鶯也白鳥鷺也振鷺注
云鷺白鳥也蚊亦名白鳥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

注白鳥謂蚊蚋又金樓子齊桓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悵悵白鳥營營飢而未食遂開翠紗之幪進之東坡云不怕飛蚊如立豹又隨白鳥過長虹詩話引前証謂白鳥爲蚊吳江多蚊爾不知政爲鷺也上句云飛蚊如立豹矣何用更說蚊也

近世譏有書不讀者多引退之送諸葛覺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排牙籤新若手未觸以言手未嘗把書故如此新耳是未嘗考其全篇也其下云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

則是未嘗不讀書也鄴侯李繁也史云陽城論裴延齡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延齡白帝城以疏示於朝摘其條目自訴城奏入帝怒不省以是觀之爲人強記覽不誣也新若手未觸恐是言愛護之至塵埃不及或是一讀卽記不假再閱故書皆如新送諸葛往從讀書且謂學問得所欲決非有書不讀者近世不考本末小兒輩雷同以手未觸之句譏人故爲辨之退之又爲繁作處州孔子廟碑云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益知非不讀書者史書

爲隨州刺史不書爲處州觀碑所稱道與史所記其
人甚不相類當以退之言爲正

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
速子美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鴟以簪爲冠簪之
簪按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以弼言爲是
房融在韋后時用事謫南海過韶之廣果寺今之靈鷲
也有詩云零落嗟殘命蕭條託勝因方燒三界火遽
洗六情塵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憐鄉國思終
此學分身融之文章見楞嚴經詩止此一篇李嶠沈

宋之流方爲律詩謂之近體此詩近體之祖也

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正宜新著雨嬌饒全在欲開時百

花惟海棠未開時最可觀雨中尤佳東坡云雨中有

淚益悽愴亦此意也五代詩格卑弱然體物命意亦

有工夫卒章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

故王介甫梅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用此也穿鑿者乃云子美之母小名海棠故子美不

作海棠詩未知出何典記世間花卉多矣偶不及之

爾若撰一說以文之則不勝其說矣如牡丹芍藥酴

醜之類子美亦未嘗有詩何獨於海棠便爲有所避
耶退之於李花賦之甚工又將爲何說耶

杜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南史何胤傳居
若耶溪雲門寺杜全用此六字又前漢食貨志天用
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子美遣興詩取兩句爲兩篇首
句

誰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華嚴經十四卷音釋云多羅
花形如椶櫚葉長稠密久雨無漏此翻爲高聳

送王砵砵音理芻反使南海云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

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盧宋盧奐宋璟也二公
以清德名舊唐書云開元以來四十餘年廣府節度
清白有四二公預焉寶貝休脂膏以言不貪而寶貨
多也

退之陸渾火云女丁婦壬傳世昏左氏火水之妃妃音
配以丁之女爲壬之婦也

劉夢得云盛時一失難再得桃笙葵扇安可常東坡云
揚雄方言以簞爲笙則知桃笙者桃竹簞也南史顧
憲之傳疾疫死者裹以笙席益知笙卽簞也左太冲

吳都賦云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李善注云桃枝簟也
東坡不喜文選故不用吳都賦嶺外有桃竹堅韌可
作拄杖善謂是桃枝則恐桃枝不能爲簟當從坡爲

桃竹

東坡雪詩云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蓋用
皮日休元魯山詩云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意也
魯直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慙來全用樂天
寄元九一聯云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亦演爲七

言

言大夫出靈天寶良朴韻膏靈穴靈良未與出二公

宋景文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李義山云落時猶自舞宋用此

退之感春云前隨杜尹拜表迴者杜尹兼也兼尹河南退之爲都官員外郎祠濟瀆題名退之所書兼列銜其前

顧況作哀閩云困

困音蹇

生南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

臧爲獲方言楚人謂男爲臧女爲獲旣云絕其陽則可爲臧爾又云爲獲是陰陽不分男女不辨也

退之杏花云鷓鴣鉤軫猿叫歇本草鷓鴣鳴云鉤軫格

磔李羣玉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輶格磔聲林
逋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當時人盛誦之以今
所聞之聲不與四字合若云行不得也哥哥不知本
草何故知謂此聲鷓鴣非啼於木上止啼於草茅中
逋錢塘人浙無此禽蓋傳聞之誤段成式則云鳴云
向南不北逃

東坡琴云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窖中雉登木出
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窖中聽角如雉登木

日月光天德云云陳後主國亡入隋從隋文東封登芒

山所獻詩也天下教兒童者以此題學書紙宣和末
京師盛歌新水皆北狩之讖

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王立
之詩話云崖蜜櫻桃出金樓子坡意正爲蜜爾言餘
甘者甘味有餘非果中餘甘也立之見餘甘爲果遂
以崖蜜爲櫻桃杜詩云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又
云崖蜜松花白皆蜜蜂之蜜也然則崖蜜豈專是櫻
桃且櫻桃非十分甜者又不與橄欖同時

杜李潮小篆歌苦縣光和尚骨力骨力二字南史張融

齊高見其書曰卿書殊有骨力

韓增封龍額侯師古注字或作雒退之晚秋聯句云策
勳封龍額歸騎獵麟脚以麟脚對龍額則不爲雒

退之云李翱觀濤江翱復性書云南觀濤江入于越退
之爲此也

謝安捉蒲葵扇世妄以爲蜀葵廣韻楨欄椶欄蒲葵也
是椶欄扇也豈如今之高麗摺疊扇耶李翱爲楊於
陵誌於陵知廣州撤蒲葵陶瓦覆屋是以椶蓋屋益
知蒲葵卽椶欄也

樂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以言聲妓之多蓋用
古歌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一
人頭插十二釵爾非聲妓之多十二重行也

太白云總謂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下句用晉
明帝舉頭見日不見長安上句用陸賈新語讒臣之
蔽賢猶浮雲之蔽日

詩人多用元次山帶笈箸語作平上聲用廣韻音冷醒
太平御覽載通俗文云竹器謂之笈箸上都鼎切下
幸鼎切皆不作平聲惟笈字有靈音不知次山集笈

音丁郎箸音桑荒

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
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十洲記云麟鳳洲上仙家
煮鳳喙及鱗角作膠名集弦膠或名連金泥能連弓
弩弦折刀劍見御覽

東坡鶴歎云戛然長鳴乃下趨何至以身爲子娛世說
有遺支道林雙鶴林曰既有凌霄之資何肯爲人作
耳目之玩養令翮成使飛去

飯抄雲子白注引荀子友風而子雨雨豈可抄也武帝

內傳西王母謂帝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

一箭正墮雙飛翼隋長孫晟射鵬一發雙貫

側目似愁胡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黃祖之子射命禰衡賦鸚鵡其後祖殺衡射救之不及
嚴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題杜二錦江亭云莫倚
善題鸚鵡賦以衡比甫有意殺之且戒之也甫酬云
阮籍焉知禮法疎是無改悔意也若武冠不鉤於簾
其母來少緩甫死矣祖之子救衡遲故衡死武之母
救甫速故甫不死命矣夫

退之兄會嘗爲起居舍人謫韶州司馬退之幼從其兄到韶兄死退之後至曲江云憶昨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云云會史無傳不知坐何事貶考之史坐元載也載傳云與載厚善貶者某人某人會其一也

白云前月浮梁買茶去舊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劍南之蒙頂云云浮梁之商貨不在焉是唐之茶商多在浮梁也

杜云粃粒作人情楚詞粃粒蜜餌郭璞新語粃粒膏環

也通俗文寒具謂之餲音曷則糗粢寒具今之環餅也東坡云上有桓元寒具油則寒具爲環餅無疑宜都山記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盡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杜詩聽猿實下三聲淚用此也

陶淵明九日閒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卽菊也按真誥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之丹又云授九華丹方於江上鍊丹又

云李八百居樓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考之非菊乃丹也

退之謝自然詩云云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金泉山晝夜不寐忽有雲氣散漫彌久仙去見風俗通

子美以苔臥綠沈槍對雨拋金鎖甲詩人謂槍臥於苔中不用也故云綠沈續齊諧記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綠沈漆榼以此考之則綠沈者漆名也猶今所謂朱紅銀纏桿之類對金鎖甲精切掇英集載狀雲門山物柏梁體鄭槩云亭亭孤筍綠沈槍

介甫雙廟云兩公天下駿無地與騰驤西京雜記文帝
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

鷺鷥鷓鴣皆宿於喬木叢竹上晚則俱集喧噪至黑方
定燕子未嘗集於木上杜云沙頭宿鷺聯拳靜又云
宿鷺起圓沙又云風鴛藏近渚雨燕集新條皆取其
意爾

世以孔翠爲孔雀不知是孔雀翡翠也退之云買養馴
孔翠遠苞樹蕉楨二物之驗也李善注文選亦然

唐造茶與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卽蒸熟焙乾唐則旋

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
滿室香又云陽崖陰嶺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竹
間茶最佳今亦如此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多是煎茶
故張志和婢樵青使竹裏煎茶柳子厚云日午獨覺
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坡詩便欲去爲湯餅客多用德宗王后生日典半臂作
湯餅爲證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夢得送張盥云爾生
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

寧馨今往往讀作仄聲夢得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

雄猛得寧馨則平聲無疑

荆公多用晉白雞事酬許奉議云後會敢期黃耆日相
看且度白雞年遊齊安院云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
春色破寒來次張唐公韻云君騎白鳳今何處我適
新年遇白雞蓋公生於辛酉也騎白鳳事見孫光憲
北夢瑣言沈詢除節旄曹唐作遊仙詩玉詔新除沈
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
白鳳凰東坡云自怪騎白鳳

君子偕老疏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元

微之三泉驛云新葉麴塵花落地樂天山石榴云千
房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塵夢得云龍墀遙望
麴塵絲

介甫云日高青女尚橫陳又云水歸洲渚得橫陳用楞

嚴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蓮玉體橫陳
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唐張薦靈怪集東蔡女鬼與裴
紹祖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思不絕漢魏文章宋玉
諷賦主人之女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
之旁橫陳蓋本於此

左氏室如懸磬言室中之物垂盡以磬訓盡也其下云
野無青草則磬恐是器物但非今之僧磬也若以古
之鐘磬言之則磬皆曲折片石無中虛之理說文磬
虛器以是知爲器物但不知於今爲何器子厚云三
畝能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李義山云不憂懸
磬乏乍喜覆盂安

元菟郡多作平聲義山云可惜前朝元菟郡積骸成莽
陣雲深則作仄音燈檠平聲也義山云六曲屏風江
雨急九枝燈檠夜珠圓則又爲仄音

唐人多不用顏師古注漢書音如魁梧音悟票姚皆去聲杜云夫子魁梧則梧爲平聲李杜皆押票姚爲平聲楊巨源請問漢家誰第一麒麟閣上識鄼侯則音贊者又不用也

楊太真妃本壽王瑁妃也元宗納之爲壽王別取韋昭

訓女李義山驪山詩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

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唯壽王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堯佐漕

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徐州始發東坡作詩記

其事水經魏土記枝渠東南火山出石炭火之藝同
樵炭則石炭六朝時已有

杜八桂云五嶺皆炎熱五嶺說多不同後漢吳祐劉表
傳注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標名有五
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
德明南康記亦分五嶺與裴不同水經郴縣黃岑山
騎田之嶠五嶺第二嶺也桂陽部山卽部龍之嶠五
嶺第三嶺也營道縣萌渚之嶠五嶺第四嶺也越城
嶠五嶺之西嶺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又云始安嶠

卽越城嶠又云大庾嶺五嶺之最東當以水經爲正
則八桂諸家皆不以爲嶺今自湖南入廣西未嘗有
險阻

子美有小至詩說者謂冬至前一日爲小至盧照隣年
日述懷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是以元日爲小
歲以此觀之子美之小至卽冬至也盧詩見歲時雜
詠

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真字韻寅則訓恭然
唐人亦作寅字押冷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北

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唐人不分韻作詩止用一字如陳子昂晦日高文學置
酒林亭賦者十人止押霞字周彥暉晦日重宴亦十
人同押池字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
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唐人以正月晦爲節德宗改用二月一日號中和節呂
渭和德宗詩云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

李義山云取酒一封馳前漢大月氏一封囊馳注脊上

有一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俗號封牛

子美孟冬云破瓜霜落刃歲時雜詠乃云破甘霜落瓜
恐雜詠爲是孟冬無瓜矣

子美贈畢四云饑寒童僕賤顏狀老翁爲漢魏文章王
文考王孫賦云顏狀似乎老翁是以猴戲畢

洪駒父詩話退之云誰謂貽厥無基阯是歇後語晉五
行志何曾曰國家無貽厥之謀以此知退之用字亦
必有本也

子厚云且盡薑牙斂手徒又云薑牙盡是捧心人以手

如薑牙斂手又手也又言捧心則知爲手無疑相書
手如薑牙者貴

退之云畫蛇著足無用處爲蛇畫足見戰國策與史記
楚世家及陳軫傳莊子以爲脊脇而行方朔射守宮
曰謂之爲蛇又有足以言蛇無足也按本草蝮蛇陶
隱居注云蛇皆有足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其中足
出酉陽雜俎云蛇以桑柴燒之則有足出余在曲江
老兵捕一蛇燒之四足垂出如雞足狀以此知古人
有未盡窮之事孟子言緣木求魚以其不可得也本

草鰻鱷魚陶注云能緣樹食藤花唐注亦云有四脚
能緣樹雜俎鯢魚能上樹莊子衆雌無雄又奚卵焉
今雞鴨有無雄而卵者但不能抱成子爾

芰卽菱也花白生水下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深
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是以芰爲蓮
花

牽牛河鼓詩人多用爲七夕事按爾雅河鼓謂之牽牛
注今荆楚呼牽牛爲擔鼓擔者何也何音荷以平聲
讀從水者非

太白古風云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退之云穆昔南
征軍不歸沙蟲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穆王軍敗於
南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二公用此

退之盛山十二詩序云不知出於巴東以屬胸臆唐韻
胸音蠢臆音閏巴東郡之縣名地下溼多胸臆蟲因
以爲名盛山今之開州唐地里志云古巴東郡之胸
臆縣也顏師古於漢地里志胸音劬當以唐韻音爲
是

東坡云青浮卵盃槐牙餅紅點冰盤藿葉魚槐牙冷淘

見杜詩藿葉膾見禮記注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
爲膾注聶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然後爲膾

唐至德二年改蜀郡爲南京杜云南京犀浦道爲蜀郡
也又云南京久客耕南畝注云明皇幸蜀以成都爲
南京非也

唐人重端石硯見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硯云
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
巧如神踏天磨劍割紫雲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
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水中石其色青山

半石紫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白黃點世謂鸚鵡眼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硯之法盡於此李賀青花紫石硯者蓋硯之上品也東坡論許敬宗硯云是端石敬宗高宗時人則唐重此硯其來久矣魏道輔東軒筆錄記端硯三坑石甚詳

東坡云此生有味在三餘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閒暇無事時也人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書余嘗驗之則知古人不虛語也

猶覺筭案言
京師以探刺者爲覷步唐有此語強梁御史人覷步安
得夜開沽酒戶

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
忌依前不得花前醉皆元微之詩禁作樂今猶唐也
禁刑之令弛矣

杜會須上番看成竹元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
上番字則上番不專爲竹也退之筭詩云庸知上幾
番又作平聲押

桂林以地有八桂退之二云蒼蒼森八桂山海經云八樹

成林唐韻亦云故淵明詩云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
林

外臺見唐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
臺得察風俗舉不法監院屬三司如楊子院是也皆
財貨轉易之地故今監司亦號外臺皆以察風俗舉
不法劉夢得和南海馬大夫云漢家旌旆付雄才百
越南溟統外臺以馬總帶御史大夫也

唐本草注雁與燕相反燕來則雁往燕往則雁來故坡
云秋鴻社燕巧相違

退之詩不辨蕢菜施用楚詞蕢菜施以盈室兮判獨離
而不服歎立之不用於世不爲人所知

魯直醑醑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說者
謂幃幕如枕屏之類非也楚詞蘇糞壤以充幃注幃
謂之勝勝香囊也又云檄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之
囊則知枕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元賦云縞幽蘭李
善注說文曰繫幃曰縞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縞今
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縞縞者繫囊之繩是也
坡云刺舌君今宜自戒灸眉我亦更何辭灸眉見晉郭

舒傳王澄以舒爲狂使人招鼻灸眉頭刺舌見隋賀
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
錐刺弼舌出血戒以口過坡平生以語言得禍故畏
如此

退之序云攜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
有好奇者云讀如吾日三省之省且以三省丁寧爲
句又謂唐無三省之名是未之考也六典旣修以來
侍中中書令尚書令謂之三省長官唐言三省處甚
多且如陸扆傳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是也張籍寄

白舍人云三省比年名望重李頎緩歌云三省官寮
揖者希見文粹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攜被入
直何用日三省爲旣云日三省不知丁寧者爲何人
皆妄鑿也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張籍秋山詩云
秋山無雲可無風兩可字義不同然皆新而不怪

世傳不逢韓玉汝有應聲對者曰可怕李金吾以金吾
對玉汝爲切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爲名字不始於韓
也見李景讓傳

退之云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無事飲犀
首也袁粲尹丹陽郡南一家頓有竹石率爾步往亦
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

杜牧之斑竹簟云分明知是湘妃淚何忍將身臥淚痕
述異記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文悉爲斑

坡云宜蠶使汝繭如瓮述異記云園客種五色香草有
五色蛾集其上蠶時有一女來養蠶得繭百二十枚
大如瓮女與客俱仙去

坡云彭仇不難逐宣室志僧契虛遊稚川山頂見宮殿

有具簪冕者曰稚川真君也真君曰爾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不可畱也

坡曰玉骨何勞獺髓醫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傷鄧夫人頰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坡云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邪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爲謚妻曰謚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

謚爲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
貴君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
之卑位謚爲康不亦宜乎魏書生子當如孫仲謀劉
景升兒子豚犬爾

坡云揚州銅器越州羅爭唱洪農得寶歌見韋堅傳云
云

退之與孟郊聯句前輩謂皆退之粉飾恐皆出退之不
特粉飾也以荅孟郊詩觀之如弱拒喜張臂猛拏閑
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咬則聯句皆退之作無

疑也

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輿服嘉栢傅拜後金珠有魯公是時修三經義成有賜予元澤亦加職厚之此詩爲切當栢榮以所賜輿服陳之前曰此稽古之力也公羊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柳子厚云沈吟亦何事隗囂傳邯得書沈吟十餘日符丕傳啖青謂諸將曰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龐統傳若沈吟不去當致大困

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晉律歷志有雞始三號

坡云畱連一物吾過矣北史盧思道謂王晞曰昨被召
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荅曰云云卿輩亦是畱
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

坡云百尺飛泉瀉漏天任升梁益記漏天在雅之西北
山高谷深陰晦常雨又云憤憤到天公晉天文志康
帝三年歲星犯天關庾翼與其兄冰書曰歲星犯天
關占云梁益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而石季龍頻年
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徵又
云天形倚一笠晉天文志天似蓋笠

左氏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杜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
爲庶爲清門用此也句法有相似者元云房杜王魏
之子孫杜云殿脚插入赤沙湖元云日脚插入秋波
紅

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義
梳叢髻舞曹婆

風之逆舟人謂之打頭風坡云臥聽三老白事半夜南
風打頭元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亦俗

諺

洞庭湖元云駕浪沈西日吞空接曙河北吳楚東南圻
乾坤日夜浮則元爲費力

蜀人云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杜云
如馬戒車航白樂天云五月斷行舟灩澦正如馬

親家翁開素鵲填河皆俗語白樂天用俗語爲多贈皇
甫郎中親家翁詩晚接嘉姻不失親又云月終齋滿
誰開素須記奇章置一筵又云秃似鵲填河

少游云夢魂思汝鳥工往世故著人羊負來膾炙人口
鳥工往舜濬井事羊負來乃蒼耳子見千金要方果

芥門

蒲柳望秋先零二物弱最早凋或以蒲柳爲檉柳甚可怪也馬融賦樹以蒲柳注蒲也柳也何嘗以爲一物況以對松柏經霜彌茂說文亦云楊蒲柳也

坡云賀雨詩成卽諫書樂天有賀雨詩末章云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賀有其終此卽諫疏也

陵寢爲柏城見唐韋彤傳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白公陵園妾詩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

瑟

淡菜貝中海錯之美韓退之孔戣墓志曰淡菜蚶蛤之屬李長吉詩云淡菜生寒日以天色極寒方出元微之論海錯亦云淡菜海蚶之屬

子美沙苑行爲馬詩也末章云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同州志云沙苑有泉泉多大魚杜意魚與馬皆可成龍介甫云投老歸來一幅巾黃塵投老判悠悠投老歸來天柱峯投老見後漢仇覽傳云苦身投老王羲之傳

狽學集雜言一
懷祖正當作尚書投老可得僕射

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以介甫爲誤以余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甫不應誤以謝爲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此爾介甫未嘗誤認事也見樵集

坡云腹搖鼻息庭花落償盡當年未足心孫樵云腹搖
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蛩噪晴

退之送馬總南海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馬人見
佛書毗舍離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
爲蠶乃得衣王生中土馬人感戀號馬鳴菩薩見傳
燈十一祖龍戶卽蜚戶也

杜云竹根稚子無人見稚子卽筍或以爲竹魴非也牧
之云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以蓮比娃以筍比稚
子與子美意同

陳子高云我亦快飲月氏頭史記匈奴破月氏以其頭
爲飲器春秋後語智伯圍趙襄子智伯大敗漆其頭
爲飲器漢張騫傳晉灼注爲虎子周官玉府掌褻器
鄭司農注虎子也魏蘇則爲侍中親省起居執虎子
吉茂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

介甫云虎士開闔闔雞人唱早朝虎士衛士也魏許褚
傳太祖引入宿衛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

又周禮虎
賁氏虎士

八百
人

淮人歲暮家人宴集曰潑散韋蘇州云田婦有嘉獻潑

散新歲餘

詩人論魯直醑醑云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鑪
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丈夫事不知魯直此格亦
有來歷李義山早梅云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鑪
更換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爲工

酒斟滿捧觴必蘸指甲牧之云爲君蘸甲十分飲夢得
云蘸甲須歡便到來

古酒餅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夢得云酒每傾三雅

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嬋娟碧鮮靜蕭撼寒籟聚薛字從

別本蓋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竹也尤謬
非釋者謬興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
鮮正謂竹也乃以爲碧鮮兒童之見也捨舊集而從
別本何也五代扈蒙作碧鮮賦得名嬋娟美貌以言
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爲蘚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
蔭修竹之嬋娟注云嬋娟美貌

杜云挂到玉女洗頭盆真誥玉女居華山祠前五石白
號玉女洗頭盆

太白云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見漢武故事武帝四

歲長主抱著膝上問曰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嬌
爲婦當作黃金屋貯之乃定昏

坡云一似獼猴騎士牛魏晉新語尚書鍾毓謂州泰君
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
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騎士牛一何遲耶

杜夔州詩云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注云釋氏有六
祖今云七莫知其故六祖傳法清源思不傳衣謂之
七祖雙峯惠義寺也杜有惠義寺送辛員外詩云雙
峯寂寂對春臺

子美鹽井詩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便見當時川中
鹽價與商賈所販之息使後世有考焉真詩史也

唐子西作溫泉記其下未必有硫黃以爲水受性本然
李賀云華清宮中礬石湯以此觀之泉之溫其下必
有硫黃礬石之類無疑

杜云自平中官呂太乙收珠南海千餘日唐宦者呂太
一反嶺南以韋倫爲韶州刺史見倫傳印本多以官
爲宮或者又妄以爲宮中

杜山水障云咫尺應須論萬里南史蕭賁扇上圖山水

元本上卷
盡此則爲
文用偏旁
以下從下
卷并入以
勻卷帙

咫尺之內便覺萬里而遙

退之百葉緋桃云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周
禮天官注奚三百人若今之侍史官婢後漢尚書郎給
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婉麗執香鑪護衣服

爲文用偏旁字顏延年白馬賦秀騏齊于潘安仁射雉賦
張衡舞賦並用彳于二字彳丑亦切于丑錄切韓詩刻
畫架崖厂今人不敢用

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
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

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鵬白羽黑文胸頸
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鵬失素是未
盡識鵬也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多不知爲
何等魚考之乃鰕也廣韻注鰕巨口細鱗山海經云鰕
巨口細鱗有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苟也

東坡作鍾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爲句崆峒磨天章貢漱
石致兩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

瞽無相何佹佹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歸鼻穹
崇紛厖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

東坡笑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世皆以天爲天
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吳丞相爲歐永叔行狀云仁宗遇公厚論及當世才目
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韓魏公爲墓誌載仁廟
語卽云如歐陽某何處得來不加文飾有以見仁祖
質厚之言如此得直述之體也

退之毛穎傳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子產獻陳捷於晉

語也退之爲文用古人語如己出所以爲奇

武后見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讀至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李襲吉爲李克用與梁書朱全忠讀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踐蹂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鎮凜凜不敢結連封敖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
淮碑遂至磨仆此憲宗迫於諸將之意爾至皇甫湜
乃謂退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溉或
爽於用湜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爲無用之文也况
不親炙之者乎羅池廟碑卓絕古今舊史乃曰南人
好巫退之遂實其傳此文之紕繆者然後世何嘗以
此等之言爲信青蠅之矢變亂白黑何益哉劉夢得
氣高不伏人祭退之文極言稱贊鸞鳳一鳴蜩蟬革
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

年聲名塞天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
處抓天外鳳皇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皆實錄也
班孟堅裁史記冗語極簡健亦有所改字不若遷者陸
賈謂五子曰與汝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
而更所死家得瑤劍車騎侍從者說者謂賈所死之
子家得此物考上文云賈嘗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
侍者十人瑤劍直百金謂其子云云何待死而後與
以遷史考之乃徙字謂十日後遷徙別之一子或過
他客去則以所攜之物與之爾若作死字恐無義味

世之大儒有其論不可曉者歐公以繫辭非孔子之言
詆之甚力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尚解不
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己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
云云故其詩陳農桑之事與序合若子由不用序陳
王業一句不知一篇爲何而作此易曉者其他詩有
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尤更茫然

王介甫云有周公之功則可用天子之禮樂是以爲周
公無恙時所用也以傳考之周公死之後成王方賜
之獨用於周公之廟祭祀爾使周公無恙必不敢當

此周公以四國流言甚畏懼詩書所載詳矣卒不失其聖如狼跋之美其後四國之君相繼誅滅使生而偃然乘天子旌旗用天子禮樂豈不慮流言復起乎成王雖日報周公之功加厚如此不知天子禮樂豈可假人使周公有靈必不享也適所以啟魯之後僭竊之禍八佾之舞雍之徹泰山之旅皆自此起矣是則成王之過也

退之馬蹄研銘云天馬有靈迹在于石漢武紀獲汗血馬注踏石汗血一日千里踏石有迹以言蹄之堅有

力

東坡月石研銘石宛宛兮黑白月法苑珠林西方有一
月分白黑一日至十五爲白十六至三十爲黑

介甫字說往往出於小說佛書且如天一而大蓋出春
秋說題辭天之爲言填也居高理下含爲太一分爲
殊形故立字一而大見法苑珠林如星字物生乎下
精成於列精成於列晉天文志張衡論也鸚鵡勾其
足而欲見酉陽雜俎鸚鵡之交勾其足往往墮地人
掩之以爲媚藥季字禾一成爲季書正義孫炎曰季

取禾穀一熟

潛珍閣銘云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莊子天之
蒼蒼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漢郗萌記
天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瞖精絕故蒼蒼然
也辟如旁望遠道之黃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窈
黑青非真色黑非大體也

東坡順濟龍王廟新獲石罍記引禹貢荆揚所貢及春
秋時隼集陳庭楛矢貫足石罍長尺有咫孔子遠取
之肅慎顏師古注云楛矢堪爲筭今幽以北用之以

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用石爲弩自春秋以來
莫之識矣予讀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貢楛矢石弩
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弩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入鐵
唐黑水靺鞨傳居肅慎之地其矢鏃長二寸蓋楛弩
遺法則自唐以來猶有石弩非春秋以來莫之識也
坡知唐猶用楛矢而不知用石爲弩至晉唐也

語云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特歲寒時不凋凋時後
衆木爾記云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柯不改是也葉
未嘗不易也松竹皆於雪霏之際不凋至春夏則換

芥子園林
葉記雜漢儒之言與聖人之言迥然不同

世所傳東坡注杜詩李歎編者誕妄無根不可名狀其
言某書某論者今皆無此書一妄也且古人語各不
同如三國時與西漢人語兩漢人與六朝人語各有
體格今皆一律此二妄也詩人用古語三字或兩字
或全句多矣取其自然不如是切當是撰字貼詩唯
恐句中漏一兩字使人覺之甚可笑此三妄也其大
妄者有三有灼然有出處而歎不知者又東坡雜說
中論杜詩及錄出處者極多無一字及此以是知其

尤誕妄小兒輩好奇未多讀書真以爲東坡所注故
爲辨之

淮南王諫武帝誅閩越云拖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又云領
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退之送區冊云陽山天下之
窮處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
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沒者往往有
之退之似祖述助者然皆奇語

牧之阿房賦複道橫空未雩何龍議者謂龍星也非真

龍也不可比複道北史源師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
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郊壇非真龍
也阿那肱忿然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方
牧之下筆時偶不記此耶雖然凡物之生于下者皆
有星主乎上雩爾雅注吁嗟請雨雨龍所司也龍星
雖非真龍然所主龍也故請雨則以其夏見之時又
爾雅蝻蝻謂之雩蝻蝻虹也以比橫空之複道又何

害

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其言多釋詩以是知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之類皆衛詩猗嗟名兮刺魯詩是皆列國之風非周公與中古時明矣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孔子世家云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未嘗及子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辭非措辭也

子雲長楊羽獵賦模倣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蜀

有相如作賦甚閎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爲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異爲雄戲言是已雄鄙賦不作可也旣作之又不以爲是何耶

崧高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王輔佐之賢注乃以甫爲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刑法志周道旣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去宣王時遠矣觀蒸民一篇專美山甫之功之德則嵩高所

美爲山甫不疑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所作子夏所作見文選考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又隋經籍志初毛公作詩序衛宏益之乃知子由亦有所本王介甫荅韓求仁書則云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熟講之不當疑其失荆公亦不知爲衛宏作也退之謂子夏不序詩漢之學者籍之子夏是已

退之祭文虎入廢處以我驟去唐韻驢子曰驟亦見何
承天纂文

禹惡旨酒見戰國策梁王魏罍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
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令儀狄作酒美進之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

本草鶩注陳藏器本草云尸子云野鴨爲鳧家鴨爲鶩
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余是以知周禮庶人
執鶩之義如此

凡爲文合於古則不免世俗譏評君子不恤也歐公作
尹師魯墓誌王介甫作錢公輔母墓誌皆不免紛紛
況他人乎二公作書力辨可以爲庸妄之戒

論史

以下不皆論史元本有此
二字姑仍其舊廷博識

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卒不從退之被斥海
上懿宗咸通中又往迎之或言憲宗嘗爲此俄不祥
懿宗曰使朕生見之死不恨李蔚若諫亦不聽見蔚
傳後唐有僧得佛牙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
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以斧斫之應手

而碎先是宮中施物已數千鳳碎之乃止見鳳傳明
宗之好已不減於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省力於韓李
仁宗時孔道輔擊蛇亦用鳳策

退之符離白兔書稱說功德祥應唐明宗時宿州亦獻
白兔安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却而不以聞二
公所見不同如此

浩孔異以百口保孫仲謀道子入侍郗超以百口保桓
溫於簡文裴度以百口保魏博盧杞以百口保李希
烈張說以百口保不慮減兵而招寇姚崇以百口保

內外官無反者杜佑以百口保李藩古人不愛家族
保人於天子之前可謂忠矣諸人往往不負所保獨
希烈不然德宗不責保人亦惑矣

舊唐史載開元以來治廣清白者四人宋璟裴奩先李
尚隱盧奐新史止載三人不及奩先張嘉貞傳廣州
都督裴奩先抵罪亦不載何罪

自三代而下創業守文之君兼之者唯唐太宗漢之文
景武宣皆不及也其後永徽有正觀風見張說傳開
元有正觀風見姚崇傳建中有正觀風見李吉甫傳

惜乎三君皆不克終遂使太宗獨稱盛焉

九合諸侯人皆知爲管仲不知有魏絳也以一旦之功
加萬世之功人皆知爲蕭何不知前有狐偃也鷲鳥
累百不如一鸚人知爲禰衡而不知本鄒陽書也

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
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先軫曰軍事
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
柰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乎

唐百官志有書學故唐人無不善書遠至邊裔書史里

儒莫不書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見也往往勝於今之士大夫亦由上之所好有以勸誘之正觀中集王羲之書爲一百五十卷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以爲宏文館學生內出法書命之習學人間有善書者亦召入館海內向風工書者衆見唐歷

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力不勝則稍隨水而下力定復上禽鳥亦多逆風而飛人亦如此飽暖安樂縱情恣意如是天折者多矣使辛苦憂畏拂亂心志能謹畏無意

外史可以永年孫思邈論養性以憂畏爲本其言反復甚切所謂五行不順行者亦此事也

柳芳唐歷書武后載初元年是月壬午改爲天授元年三年四月景申改如意元年是年九月庚子改長壽元年計三年新書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改載初盡二年十月改長壽不載如意計一年十月新書永昌後有天授自天授改載初而唐歷無天授自永昌後便改載初唐歷延載之後有證聖新書無之年號史家當具載無去取也不知何爲如此差誤

宋文帝問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
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唐宋令文三子各得令文一
絕之問文章之悌躋勇之遜章隸范文正三子各得
父之一忠宣得相業純粹得將才純禮得文章

南人以鹽收鴨子曰鹹丸子爾雅杝魚毒注謂杝皮厚
赤汁中藏卵果廣韻音杝亦云煎汁藏卵果不壞當
用杝字

戰國策陳軫言楚人有兩妻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
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

女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
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
爲我妻則欲其詈人後漢馮衍傳記有挑其鄰人之
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
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
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范曄所記比戰國策語簡而
意足大抵班范善刪裁前人之文得體要法

始皇諱政以正月爲端月呂后諱雉以雉爲野雞楊行
密據揚州淮人以蜜爲蜂糖錢元瓘據浙浙人以一

貫爲一千石勒據長安北人以羅勒爲香菜至今不改必是當時犯諱令嚴故人不敢犯本朝寬厚自非舉子爲文臣寮奏牘不敢犯廟諱天下人語言未嘗諱也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通以此考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國學立孔子廟始武德二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始正觀中以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十哲爲

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夾坐曾參等爲伯始開元二十
七年孟子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

世號贅壻爲布袋多不曉其義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頃
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問其徒云如
何入舍壻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謂之
補代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壻
以補其世代爾此言絕有理

劉仁軌征百濟請歷日一卷人問之曰削平遼海須示
國家正朔李勉傳帝指案上歷日日卿擇佳日日某

日良帝曰卿以是日遂相劉瑑亦如此

後周宣帝每捶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五代劉銖
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隨年數杖之
謂之隨年杖

三代之禮不可行於今籩豆簋簠冠冕裳幅姑存古制
而已不可廢也有一士人作喪禮以遺一貴人貴人
出以示予曰何如予曰考究禮文皆是無可疑者曰
可行乎予曰不可行貴人曰何爲不可行也予曰古
人始死也自屬纊至大小斂陳尸之所皆有法如哭

泣之聲弔問之位皆有敘殯於寢五月七月之葬三
虞之祭如此之類皆於今不協且如今之人家宅宇
安得如古之制所謂寢所謂堂阼階賓階之類向南
向北皆不合於古又人家卜葬年月利不利安能行
百日虞祭方荒迷哭泣安能一一陳古禮若暑月一
夕之停則有害矣何暇論大斂小斂次序且如有五
兄弟一爲公一爲卿一爲大夫士一爲庶人則禮從
而不同若使之各行其禮乎若止推長者或官高者
行禮則已不合於古矣至於紼絰帷裳之具畫象事

之與古人用尸一一不同故不可行貴人曰然則古
人何爲行得予曰惟古人能行蓋古人於吉凶軍賓
嘉五禮未嘗頃刻廢也此身此心日夜往來乎規矩
法度之中故不以爲苦今之人吉凶軍賓嘉禮未嘗
少畱意忽一日家有變故乃欲使之周旋於此必已
爲大苦矣是以不能行也荒迷之中一旦強之必有
可笑此事又不可預使之習儀且男子行之可也婦
人女子如之何一旦倉卒喻之使如禮乎然則有可
行者曰無所不用其至與夫哀而止耳此則人人可

責不問賢愚貴賤古與今也若不誠於中而區區泥古之文非聖人意也

草具三戰國策齊馮煖云云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范睢傳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陳平傳漢以爲項王使以惡草具進

淮以南酒家以升計淮之北以角計詩我姑酌彼金罍疏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觸罪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其實曰

觴觴餉也觥大七升罰有過觥廓也君子有過廓然
著明

士人曾爲僧南史伏挺之不堪蘇素還俗唐馬嘉運許
淹韋渠牟蔡京嚴礪

箭筒左氏謂之冰注謂之櫝丸廣韻謂之鞞音步鞞馬
甲全裝謂之馬具裝桓伊傳輸馬具裝百具馬衣謂
之馬褐如今鞍帕之類定八年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杜云馬衣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由中之言也沮渠羅仇盧

水胡人也與其兄麴粥事呂光光征河南大敗麴粥
勸羅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寧
人負我無我負人遂爲光所殺羅仇之言可謂君子
卒不免死世之小人益以操言爲信

李虛中以人生月日所值日辰支干衰勝王相推人禍
福死生百不失一宜於自己禍福尤精可安之也乃
燒水銀爲黃金冀不死卒不免於發疽豈靈於人不
靈於己耶虛中命術不用生時今之閱命者乃并與
時參考宜其尤精乃鮮有中者蓋李術不傳久矣其

未死時就傳其術者已卒然失之也

酈生說齊罷歷下守備而韓信襲之唐儉使虜請和而李靖隨其後攻之酈死而唐歸亦命也

文帝愛幸鄧通度丞相已困通卽赦之武后愛幸張易之戒曰彼南衙宰相來避之文帝之治無可議武后專恣不法亦使知有宰相故亦治

宦者趙同數害袁盎兄子種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盎乃有刑餘共載之諫溫太真爲錢鳳所窘始以丹陽尹讓鳳已而行酒以笏擊鳳後鳳雖數有言

而王敦不聽矣益畫斬晁錯之策未必種不預謀敦之凶恣太真未必不順之也

何自苦如此二呂后謂張良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文君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自苦如此

目送有喜有怒漢高欲易太子四老人爲壽已畢趨出漢高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眎曰我欲易之四人者爲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晉文目送魏舒曰堂堂人之領袖此則喜也漢景帝召周亞夫上目送之曰此鞅鞅

非少主臣此則怒也

司馬遷載武帝殺鉤弋夫人云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不問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班固載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終如其言聖矣夫二史言聖止此二帝夫不問有罪無罪一切殺之此與桀紂何異遷乃以爲聖何哉高帝知周勃之能安劉而不知呂氏之爲禍是智足以知其臣而不足以知其妻明者不

如此固亦謂之聖何耶

兄弟之妻相呼爲妯娌見北史崔子愨傳欲令姊妹爲

妯娌古呼爲娣娣關中呼爲先後先去聲見漢郊祀志

長陵女子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字也

武后之還廬陵王羣臣請之者多矣后知天下不與已也故卒還之如張文琮之子錫吉頊李昭德蘇安常輩皆言之惟狄仁傑言九切中爾其歸也王及善密贊后乞中宗出外以安羣心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細腰物無雌者皆取青蟲教祝之

變成已子古今以況乞子爲螟蛉爾雅蠨螋陶隱居
注云銜泥於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
上蜘蛛滿中仍塞口以候其子爲糧已破變爲已子
之說矣蜀本草注云有人俟其封穴了壞而看之果
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則陶注爲不疑

張曲江論牛仙客不可爲尚書明皇乃用以爲宰相既
用之後知時議不歸乘間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
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將用康訥蓋恚言也方
帝欲相崔隱甫也謂隱甫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

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
如初帝乃不用明皇逐張曲江而用仙客一時褊忿
猶可恕旣相之而知不爲人所與又恐天下皆欺已
且問力士素所親信者力士亦不以爲然及兩語隱
甫而隱甫寧不相不有一見仙客可以悟而不悟唐
之治亂自此方分

漢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
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按公羊傳哀公十三年晉魏
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

名二名非禮也後漢無複名然附傳多有之如孔僖
二子長彥季彥是也

猗覺寮雜記卷上

